

禪宗法脈09_臨濟宗

近藏法師2016年6月20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-華嚴法會期間

諸佛菩薩，師父上人，各位法師，各位居士：阿彌陀佛！

昨天講到臨濟義玄禪師在黃檗禪師座下開悟的經過，挨了三頓的這個棒打。經過大愚禪師的一個敲邊鼓，然後他終於明白黃檗禪師的心意，又再回到了黃檗禪師的座下來繼續的學習。

剛剛講臨濟禪師明白黃檗禪師的心意，其實應該講得更貼切一點的話，是說這三棒法下去之後，臨濟禪師他認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。所以這三棒打下去，是有打還是沒打？打好還是打壞呢？其實是由他自己的這一念的心來分別的。所以明白以後就回去打師父，當然師父是明白人，所以他也明白這個弟子打他是有打還是沒打，是照板子打還是不是照板子打。所以黃檗禪師被打的是怎樣？笑呵呵的。

那麼臨濟禪師在師父的身邊學習了一段時間之後，師父告訴他說：「你是可以離開去度化弘化一方，做一方的法主。」所以弟子要離開之前就問師父，師父反問弟子說：「你要去哪裡呀？」臨濟禪師回答：「不是去河南，就是去河北。」師父又拿個棒子再打他去；弟子拖住這個棒子就打師父一拳。像是武俠片一樣啊！師父就大聲地喊：把這個百丈禪師——大家知道百丈禪師是黃檗禪師的師父，所以算是臨濟禪師的師祖。所以師父就說：「把百丈先師的禪板拿來。」臨濟禪師一聽說：「順便把火也給拿來，把這東西燒掉。」

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這所謂真的禪宗是在「以心印心」啊！弟子知道師父的心，師父也滿弟子的意。那麼套著我們的俗話來說，他們都是聽得懂弦外之音，真的是都非常有默契。那麼黃檗禪師接著就說：「不用燒！不用燒！不用拿來燒，你拿去就是了。從今天開始，你是可以坐斷天下人的舌頭。」代表說，從今以後你是可以獨立的，而且你的辯才、你的智慧是可以解斷一切眾生的這種迷惑。從此以後臨濟禪師就來到河北，就是當時的鄭州，建立了臨濟寺。這座臨濟寺至今依然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佛教的聖地。

臨濟禪師圓寂之後的這個舍利也供奉在臨濟寺，臨濟寺有一座非常非常高的一座澄靈塔，裡面供奉的就是臨濟禪師的舍利。同時這個臨濟寺至今也都是日本人的祖庭，我們知道臨濟宗後來也傳到了日本，在日本是非常大大的盛行。所以日本的佛教徒每一年也都會來朝聖河北臨濟寺。

臨濟禪師離開了師父，一個人就到了河北的臨濟寺，就開始度化眾生，所以很多的禪和子也都會來到這個地方，要跟法師請問「什麼是佛法大意」。我說過這個問題不要隨便問，真的不能隨便問，大家來看看下面的公案。

臨濟禪師的師父用這個棒子把他打到開悟。所謂這個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的孩子會打洞」。所以臨濟禪師也跟他師父一樣，也都是用棒子打罵這樣的方式為他的弟子開悟的。

我們現在來看這裡，來參學的這位和尚叫定上座，我忘記他的全名，他也是一位法師，是一位上座和尚。他其中的名字有個字叫定，所以我們這邊就稱他定上座。定上座也來到了臨濟禪師的座下來學習，同樣的，他也問了臨濟禪師「如何是佛法大意」。

定上座比較幸運，是被臨濟賞了一巴掌。他被臨濟禪師突然打了一巴掌，他有一點打瞇了，打得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。站在旁邊的一位出家人就趕快跟他說：「你怎麼還不趕快拜！」然後定上座才回過神，就給這個臨濟禪師頂禮。被打了一巴掌還要跪下來頂禮。這麼才跪上去，唉？他這個平生的所有這個疑問突然間就都沒有了，被打醒了。

看起來是旁邊的那個出家人悟性比較高，他明白這一巴掌到底在打什麼，所以他趕快提醒這個定上座，你趕快拜。那麼這拜下去，突然這個定上座就想到：「我在拜什麼？在拜什麼？」這個問題突然就把他帶回了「什麼是佛法大意？」這問題是什麼？

所以我們講禪宗，實際上你有一個小疑，你就有小悟；你有大疑，你就會有大悟，所以這個定上座就是在悟：我拜的是什麼？是誰在拜？我問的問題是什麼？是誰在問？這樣子不斷的一直去疑去參，到了一個極點的時候，到了最究竟處的時候，就會豁然開朗。

所以對修行人或者講修禪的禪和子，上人有講過一句說：「修行不離這個，離了這個就是錯過。」所以「這個」是哪個？大家都沒有找到「這個」、「那個」。大家好好想「修行不離這個，離了這個就是錯過」。可以說是離我們這個疑情，不離你的這個問題，你常常的去參它；那你離了這個，就是打了閑岔、打了妄想。修行就是要除去我們這個妄想，時間久了可以看到我們的真心。所以上人說，你修行就是不離這個，離了這個會錯過。因為你離了這個，就是起了妄想。但是這個是什麼？這個可以是你的佛號，這個可以是你的〈大悲咒〉，這個可以是你的話頭。

那麼定上座開悟以後，跟臨濟禪師一樣，繼續留在師父的身邊學習，幫助師父弘揚佛法。一直到師父圓寂以後，他才去遊方、去參學。他也跟他師父一樣，也是用這個打罵這樣子方式來接引他的弟子。這裡就附錄了一段定上座怎麼樣把一個人丟到河裡面去。

有一天他在遊方的路上，就坐在一個橋上面休息，剛好遇到三個出家人也在橋上休息。其中一個出家人就來問問題：「如何是禪河的深處？我要怎麼樣才可以窮其底，一探禪的真意？」結果定上座一聽，就要把問問題的這個人丟到橋下去。

另外兩個出家人就趕快替他求情說：「哎呀！上座和尚，您不要生氣，不要怪他啦。慈悲慈悲，不要生氣，不要生氣！」定上座就回答說：「如果不是這兩個人替你求情，我一定就讓你自己去一探究竟，我就讓你自己窮到底。」這個禪的究竟處怎麼能問得出來呢？你要窮其底，就自己去嘛，就把他這樣丟到河裡面去。

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臨濟宗從黃檗禪師開始，就是用這種打罵，非常辛辣、非常火辣的這種手段來教化眾生。當然這個也是要看根機的，有人就不能打或者罵，打他罵他，他就要走了這樣子，就退心了。所以從黃檗禪師到臨濟禪師，乃至於剛剛看到這個公案的定上座，他們一路都用這樣的方式來度眾生。

那麼臨濟禪師有一天就跟大家講，他覺得好像有一點太過了，所以他就跟弟子講：「你們都是學我這樣罵人，都學我這樣子打人，那我問你們，如果有一個人從東邊出來，一個人從西邊出來，兩個人一起喝一聲，你分得出什麼是賓？

什麼是主嗎？你分得出什麼是主？什麼是客嗎？你們要怎麼樣分別？如果分不清楚，從今以後你們不能學我這樣子罵，不能學我這樣子打。」

雖然禪師是這樣子的打，這樣子的罵，事實上他是很清楚他在打什麼，他在罵什麼。在今天又提到臨濟宗它的一個教法特色，剛剛講了，是那個機鋒，就是像弟子跟師父之間的這個對話是很峻烈的、是很激烈的，我們可以看得到，打跟罵是一起用的。那麼臨濟禪師他思想宗旨，我們可以歸納出來是所謂的「四賓主」。就剛剛講的，客人跟主人你要分清楚，這邊有四種的分類，這是「四賓主」。

還有「四料簡」跟「三玄三要」，所以雖然是一個名相，但是所有的五宗乃至所有的佛所說的法，都講的是同一個道理。所以有一句話說「歸元無二路」，就是回家的路，大家都是要回家，歸元無二路。但是「方便有多門」，怎麼樣回到這個家，回到我們這個自性，我們的這個真心上面呢？事實上是有很多種方便，你要選對方法，所以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。如果能夠遇到善知識，就可以指引適合我們的根機的這條路，我們就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回到家。所以五宗「一花開五葉」、「歸元」都沒有錯，都是要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真心，要帶我們回家。但是五宗的方法是有些不同的，在臨濟宗這邊就有分「四賓主」、「四料簡」跟「三玄三要」。

那我們就先來看第一個「四賓主」，下面的這個解釋是太虛大師在1925年在日本的臨濟大學所做的開示，我覺得是比較有參考價值的，我也比較放心的拿出來跟大家來分享。所謂的「四賓主」這個主，就是代表正智，我們講的就是究竟智，象證著是一個不思議的法界，也可以說就是我們的真如。那麼主如果是代表真如的話，那麼賓這個客人，就是代表離了真如所生的這個虛妄相。

所以第一個是「賓中賓」，第二個是所謂的「賓中主」，那我們先來互相比對這個「賓中賓」跟「賓中主」。

那麼這個第一個賓，代表了就像你我現在這個狀態，我們都還沒有見自本性，還沒有明心見性，我們都還在五趣六道的輪迴之中。雖然佛告訴我們，這個輪迴實質上是一個虛妄相，但是我們還沒有看清楚，我們還是把這個虛妄的東西當真的，這個就是我們目前的狀態。佛告訴我們這個東西是虛妄的，可是我們

還是當做很真，有痛就是覺得痛；有快樂，今天的菜好吃，就真的是好吃。所以我們就是迷中的迷，把這個虛妄的東西當做是真的，所以以妄為真，我們事實上是賓中的賓。

那麼我們就可以瞭解第二個所謂賓中的「主」是什麼。當然賓中的「主」會比賓中的「賓」好一點，雖然都還是「賓」，但是人家已經是賓中的「主」了。

那麼第二個「賓中主」比「賓中賓」好一點，所謂的「賓中主」就是瞭解了這個文字語言其實不是佛法，真正的佛法是要離去了這個名言，要真修實證。所以我們來誦這個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這個不是佛法，《華嚴經》裡面這個道理，是要讓我們去真修實證，讓我們通過文字語言來認識我們自己的真心。不過有些人是非常執著：「我已經誦了一百部的《華嚴經》，他覺得自己已經修行了，真的很有功夫；「我拜了幾部的《華嚴經》、誦了幾部的《華嚴經》」。事實上他不了解這個不是佛法，真正的佛法是要離去了這個東西，你要真修實證；在你的身口意，在你的行住坐臥、待人接物，平常的生活當中去真修實證，這個才是佛法呢。認可這個道理，那可以說你是「賓中主」。

接下來兩個大家知道就是「主中賓」跟「主中主」。那麼前面的這個賓現在已經變成了主，代表已經證得這個不思議的法界，他已經契入了這個所謂的妙理，契入了這個法性，也可以說已經得到了這個開悟的祖師位。但是因為要度化眾生，要利益眾生，他在不可說不可說之中還要繼續說、繼續說，所以在無可言中還是要講名言。在這個《華嚴經》裡面經文也有看到類似的經文，菩薩知道眾生是迷，但還是要度生；知道這個言說是無言說，但還是要言說；那是因為菩薩的一個悲心，他要來行菩薩道，要幫助眾生離開眾生的迷惑。所以他在這個不可說不可說中間，他還要一直說、一直說。所以這個時候是「主中賓」，第一個這個主，代表他已經證得了這個真如實相，這種不思議的法界。

雖然是繼續說繼續說，一直說一直說，但是菩薩知道他在說什麼。菩薩的身口意是清淨的，菩薩是要幫助眾生恢復本有的清淨。所以這個「主中賓」跟剛剛第一個「賓中賓」是差很多的。第一個「賓中賓」，就搞不清楚，一樣的在說，可是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隨便亂說一通。但是「主中賓」是知道他該說什麼，不該說什麼。

那麼第四個所謂的「主中主」，就是同樣是證得這個離言不思議法界，但是這個境界他不用說，就可以顯示「真如不二」的這種法門。就像《維摩詰經》上面的這段公案，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問維摩詰居士說：「什麼是不二法門？」維摩詰居士什麼都不用說。然後文殊師利菩薩就很感歎說：「哎呀！這真的是不二法門。」旁邊的人看的是一頭霧水。但是當機的這個文殊師利菩薩已經證得不二法門。所以這就是所謂的「主中主」，它是不用借由言說、文字相來顯的這個不思議的法界，這個境界是非常高的。

所以臨濟禪師常會罵他的弟子，如果你「賓」跟「主」搞不清楚，你不能隨便學我亂喊，因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證悟到什麼程度，你也不知道對方情況，你是不可以學著我隨便亂吼亂叫的。

接下來是講所謂的「四料簡」；大家可能常常聽到一句「永明延壽禪師的四料簡」。永明延壽禪師也有一個「四料簡」。大家記得永明延壽禪師的「四料簡」嗎？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；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蹉路；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。」就是如果你是個修行人，又修禪又修淨土，就好像戴著角的老虎，就是如虎添翼這樣子。如果你是修禪的，你不修淨土，所謂的不修淨土是說，你修禪但是你很瞧不起那些念佛的人，你覺得說念佛嘴巴念念念，念的是外面的佛，不要念那個佛，就是來打坐就好了。那麼這樣的去排斥或者去否認這個阿彌陀佛的願力，這樣子修禪的人，十個人有九個人是很危險的，不一定能夠達到這個究竟的解脫。

所以有這樣子的邪知邪見，或者這樣子的一種貢高我慢的心來修禪的話，其實是很容易走火入魔的，所以才說「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蹉路」。「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」，就是有些人，哎！我也不懂打坐也不懂參話頭，這公案裡面都這麼難，我也看不懂；可是我很老實念佛。那麼這樣子老實的念佛，這萬人都是可以往生到極樂世界，所以萬修萬人去。

第四種人就很糟啊，就是「無禪無淨土」，這一生根本也不修行，不修禪也不念佛，這種人無禪無淨土，就去墮三途這樣子。這是永明延壽禪師定的「四料簡」，與臨濟禪師所謂的「四料簡」是截然不同的。

在臨濟禪師的「四料簡」，所謂的料就是材料，當然就是指學人，就是這個學

人他的一個根機。就像我們撿這個木頭、木料，有些木頭可以做梁；有些木頭是可以做椅子的；挑棟樑的木頭當然挑粗壯的。所以做一個木工要知道這塊木頭要拿來做什麼是最好的。同樣，一個禪師度人，你也要明白眼前這塊木頭是可以做棟樑的，還是隻能拿來做木桌木椅的。所以「四料簡」的料，就是指學人的根機；簡就是做一個簡別，做一個分類。

眾生的病實質上都是同一種，說穿了是一種執著；沒有執著就是解脫，根本沒有人綁住你。但是現在之所以是眾生、是凡夫，沒有得到解脫，最重要是因為執著。那麼執著大致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就是我執，就是什麼都想到我；一種就是法執，就是對自己所做的、所學的，甚至你學的佛法你還有法執。所以，一個禪師他得要看得出來他的弟子，他的我執比較重，還是他的法執比較重？然後就要用適當的方法幫助他破掉這個執著。

那麼我做了這個簡單的表格，就可以看出來「四料簡」講的是什麼。這裡有四種材料，中間這個，有哪四種材料呢？第一個就是上上根機的人；不知道我們這裡有沒有上上根機的人。再是中上根機的；沒有上上的，至少是中上的。再下一點的就是中下根機；這裡面有下下嗎？這裡有中上，再稍微差一點就中下根機的。那麼最後一個是出格的人，這是再來人。所以一見面就知道「你如是，我如是」，皆出格人的。像天臺智者大師見慧思禪師，就「你如是，我如是」，我們也不知道如什麼，是什麼，但是一見面就認識了。所以你遇到這樣子出格的人，你可以用不奪人不奪境的這種方式來點破他，來互相認證。

我們先從下面開始講。第一個是接中下根機的人，就是說一般的眾生最容易就是我執是比較重的，什麼東西的出發點都是以我為主，所以如果是遇到這樣的人，就會先奪人，不奪這個境，就是幫助他把我執去掉，但是留下的是法。

我們可以一起先講，在接引中上根機的人就是他的我執比較淡，他是想學佛法，想要去掉這個我執，想要求得解脫，可是對於這個法却執著很深。所以遇到這樣的眾生的話，禪師會把法奪掉，他會慢慢帶領你認識到佛法實際上沒有的，就說「是法非法」；幫助學人把這個法執奪掉。那麼這是接中上根機的人。

我可以舉一個上人回答弟子的這個問題。大家可以來看看到底上人的這段問答，他在奪人還是奪境？那這可能也是見仁見智，因為我們也不是上人，我們也

沒有上人的觀察智。

比如有個弟子問：「師父，我要去幫人家助念，結果一進去竟然是在念地藏王菩薩的聖號。助念不是要念阿彌陀佛嗎？往生助念是念阿彌陀佛，怎麼會是念地藏王菩薩的聖號呢？我念地藏王菩薩聖號到底對這個亡者有沒有幫助？所以弟子在那邊念八個小時，不知道自己在念什麼東西。」那麼上人就回答說：「不管念什麼，都比你沒有念好啊！」

各位認為上人的這段跟弟子的問答，到底是奪人還是奪境？很簡單，這個是奪境部份。就是告訴他，「念什麼都比不念好啊！」怎麼執著念阿彌陀佛呢？都是比不念好！但是有沒有奪人這個部份？也有。你們認為也有奪人這個部份。

那麼好了，我又想到一段公案，不知道這個算不算奪人，但是不奪那個境。

有一個弟子就問上人說：「師父，為什麼我念佛反而病更多？」上人說什麼？上人說：「你還會死啊！」這有沒有奪人啊？（有人回答：有。）很顯然這人的我執是很重的，因為他覺得念佛要怎麼樣？長壽保安康。上人說你還會死。所以上人並沒有奪那個法，因為上人沒有叫他不要念佛；但上人告訴，念佛你還會死，要替死做準備。

那麼你如果遇到上上根器的人，你就奪人，同時奪境，我執、法執同時都把它奪走，這要上上根器的人才能接受，否則也是會退菩提心。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的達摩祖師去度梁武帝，就把梁武帝講得退心了。達摩祖師只好無趣的去嵩山打坐九年。沒有度到梁武帝，自己回家吃飯吃九年。梁武帝的問題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問：「我度人出家、蓋寺廟、布施有沒有功德？」達摩祖師說：「沒有功德。」因為達摩祖師要告訴他，功德是要在自性上面求的，你做這些東西，其實只是福德而已。但是沒辦法，梁武帝聽不懂，他的我執還是很重。因為做一個皇帝嘛！也覺得自己度人出家、蓋廟、布施，這些都是實實在在很好的事情，怎麼你會說我沒有功德？所以達摩祖師就沒有機會度到梁武帝。

剛剛講，如果你遇到的是出格的人，你就是用不奪人、不奪境這種方法，同時承認真空裡面會有妙有。所以也就像我們前天剛剛講的這個「四賓主」的最後一個「主中賓」，就是你悟到了不思議法界以後，你還是可以在這個當中去利

益眾生。

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所有的禪師度眾生的手法是都一樣的，最重要是你一定要應時，時間要對，然後根機也要看準，你才可以幫助眾生發願，認識自己的自性。

最後是講這個「三玄三要」，這個實在是很玄。（有人說明天再說）我不打算說，因為「三玄三要」實質上是說不管在說什麼，在做什麼，一定要認識權跟實，就是權實的照用。那麼這個我只能說太玄了。我們應該講所謂的度眾生，他是要用心觀察的，你要真的要能夠觀察得到眾生的這個根機。對我們來說，我們沒有真的智慧的時候，我們只能用時間來觀察。對於有真正開眼善知識，是當下一眼就已經明白這個眾生的根機，才可以給這麼貼切的藥，藥到馬上就病除；但有的時候我們是藥到會命除。

這三天跟各位介紹了一些臨濟宗棒喝的公案，所以臨濟宗它的特色就是打和罵。所以留下的這些公案，大家就好好的被打被罵，然後好好的去參悟，這些公案實質上最終還要破我們的我執跟法執，讓我們認識自性本具的這種功德，認識我們的自性佛，佛在心中坐。

明天就換另外一位法師來跟各位介紹為仰宗，就是我們上人所承接的這個法脈。我們今天就到這邊。

阿彌陀佛！

